

芳怨悠悠

赵清学 著



芳 怨 悠 悠

赵清学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芳 怨 悠 悠

赵 清 宇

责任编辑 冯成奇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省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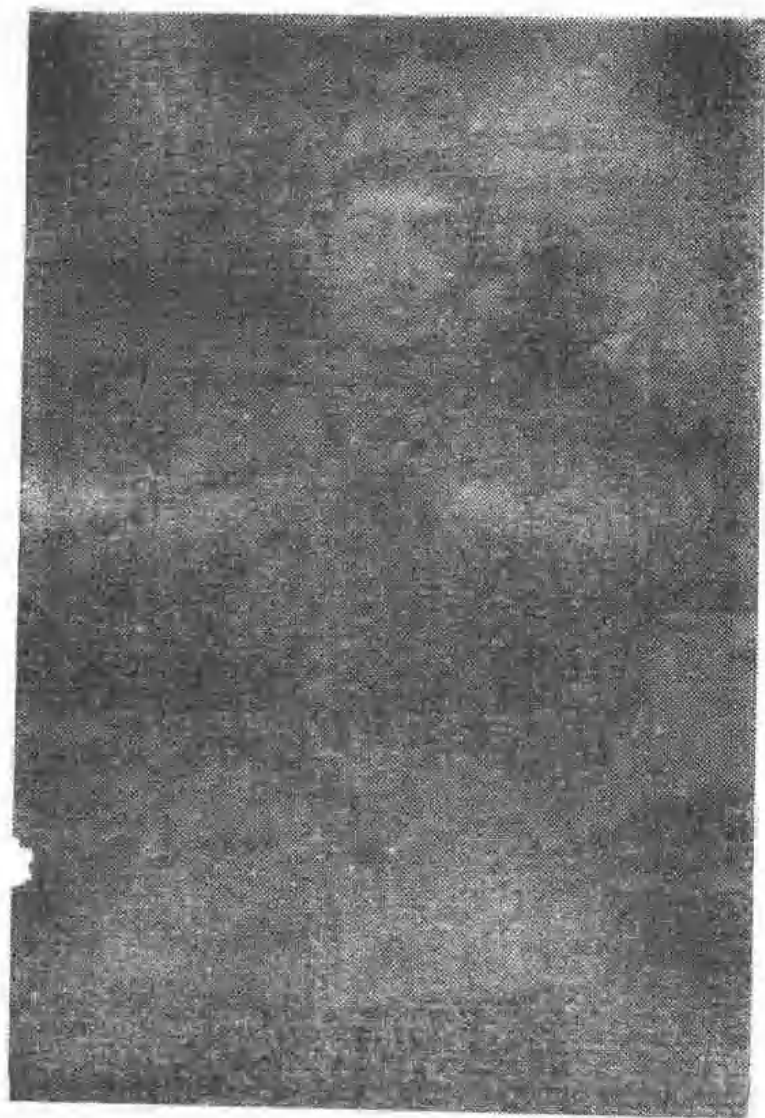
787×1092毫米 32 开本 9.625 印张 191 千字

1989年9月第1版 ...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20册

ISBN7—30538—100—3/I·44

定价 2.95元



内 容 提 要

正值芳龄的窈窕少女三多被迫嫁给了一个傻子，但仍保持着处女的贞洁。她心中的恋人，解放军支队政委杨哥答应带她走，她默默地等待着；有人利用职权胁迫她与县委副书记罗干结婚，她不屈地反抗着。故事一澜接着一澜……龙吟凤怨，余音袅袅，三多留下了一片幽幽恋情。

第一章

绵亘在冀察交界的燕北山脉，万山叠嶂，千峰遥列，崇岭交错，沟壑纵横，登高望去，似云浪，如海涛，十分壮丽。其间有座高耸入云的阎王鼻子梁，梁尖儿上立着一个牵着高头战马的军人，在迎风鸟瞰群山。若不是劲风吹动他的衣衫和摆动马尾，还以为他是尊骑士雕塑呢。那就是杨天河。他是在观风景吗？不，是在寻觅他去年养伤的地方——龙回头。

如今已是寒露季节，天高云稀，雁阵南移，山黄叶枯，一派肃杀秋气。龙回头在哪呢？

单只见正南方有一条突出的山脊，弯弯曲曲一直伸至河谷，在被斜阳照射得闪闪放光的水潭边，陡然翘起一个崖头，酷似一条巨龙在回头眺望。啊！那就是龙回头。好个龙回头，真是维妙维肖呵！在龙脖子拐弯处，有火柴盒似的两栋并排的房子，那是他养过伤的地方，金大爷和白大娘的家，也可以说是杨天河的家，因为他在这个家里又捡回来一条命。

杨天河在龙回头养伤时是县委宣传部长，伤愈后到军分区政治部任宣传科长，如今宣怀支队政委牺牲了，他被调

到支队当政委。临行时，特向陈司令员请了个假，绕路到龙回头看看救过命的老房东。

雁声哽哽，红日偏西，杨天河牵着马，沿陡峭的阎王鼻子梁小心翼翼地往下走。走下阎王鼻子头，穿过阎王鼻子孔，一溜陡坡，下到一条深山沟里。

山沟里，流着一条清亮小河，河边悄悄地开着很多江西腊花。这里，松鼠无声，飞鸟不鸣，人迹鲜见，一切都那么宁静。

他骑上马，顺小河踏着草地便往外走。走着走着，突然从空中飘来悠扬甜润的歌声。哪里来的歌声？唱歌人在哪呢？他勒马左右顾盼，只见悬崖，不见人影。听了听，原来是崖壁的回音。他又磕马继续向前，走出深涧曲径，通过一线天，前面豁然开朗，闪出了唱歌人，一位光彩夺目的美貌姑娘，正在清水河边洗菜。对着清亮的流水，在唱《绣荷包》。

初一到十五，
十五的月儿高，
那春风摆动杨呀杨柳梢。
三月桃花开，
.....

姑娘年约十七八岁，俏丽的身影儿在小河里荡漾着，动情的歌声随悠悠流水飘扬着。她只顾洗菜唱歌，没注意杨天河的到来。杨天河也不惊动她，悄悄把马勒住，偷偷地拿眼睛瞧她。

她身穿可体的紫红袄天蓝裤，鞋尖上绣着一对鸳鸯。黑玉般的头发放着翠蓝光彩，一条沉甸甸的大辫子从丰腴的脊背一直垂在河滩上。

杨天河坐在马上凝视良久，好生怀疑。在这山深路远的荒野外，哪来的这样漂亮的姑娘？龙回头只有房东一家人，他家可没有这般的天仙女，葫芦沟离这儿六里地，那儿的人也不会到这儿来洗菜呀！莫非是房东白大娘讲的那莲花仙女下凡了？他正在纳闷儿，马打了一个响鼻儿，把她给惊动了。

“哎哟！”她突然受惊，撒开了手中的萝卜，疾忙站立起来。擦了下额头，定了定神，才说：“是八路军同志，吓了我一跳。”

杨天河急忙下马，十分抱歉地说：“真对不起！叫你受惊了。但我不是八路军……”

姑娘显得又有些紧张：“那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是解放军，是八路军变的。”

“你可真会开玩笑。我们习惯了，看见解放军还是叫八路军。”姑娘说，“我怎么没听见你走路的响声，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吗？”

她敢跟生人开这么一句玩笑，看来还很大方，是个见过世面儿的。

“我不是天上降下来的，”杨天河说，“是从阎王老爷的鼻子尖上下来的。”

“你也能走那路？”她用细嫩的手指往后拢着她那微起

波浪的头发；惊奇地打量着杨天河和他的枣红马。

“怎么不能呢？”他说，“八路军嘛，什么路都能走哇！”

她默默地笑了。

她这一笑，杨天河真有点十冬腊月的白菜扔一街——动（冻）了心儿。

她那苗条的身材，隆起的胸脯，显得柔和丰满。鹅蛋形的脸蛋儿，端正，鲜嫩，细如凝脂。匀称的鼻子，明亮的眼睛，洁白的牙齿，红润的嘴唇，甜蜜的笑容，充满稚气。颈际汗毛茸茸，没线脸，没上头，一定还是个闺女。

她的终身将属于谁？做她的丈夫，一定是天下最幸福的美男子！他想：我杨天河八成配不上她吗？我若是个没人管的老百姓，打破脑袋也得号下她。正如《聊斋志异》里耿去病对青凤说的那样，不敢望肌肤之亲，合欢之乐，但一见颜色，得一握手为笑，死不憾耳！

在杨天河明里暗里端详她的时候，她也偷偷打量了杨天河。她问：

“小同志，你是侦察员吧？”

“我不是小同志，也不是侦察员。”他这样回答着，暗想，她怎么把我看成了小同志、侦察员？八成她发现我在心里琢磨她了。

“你是骑兵通信员？”

“也不是。”

“要不就是驻扎在葫芦沟村到这来溜马的？”

“也不是。”

“那你从哪来，到哪去的呢？”

“从后方来，到前方去的呀！”

“你的马鞍子上为啥没一点东西？”

“有我呀！”

“你是东西？”

“难道我不是东西？”

两个人都笑了。但都没笑出声来。

这姑娘眼睛真厉害，也真善动心思，连杨天河的马鞍子上没驮马褡子什么的全都看在了眼里。本来杨天河有一马褡子东西来着，被子、毯子、衣服等等，在临离军分区时，都叫机关同志打了他的游击，他只剩下了一人一马一杆枪。再就是还有一副马镫，在马鞍子两边当郎着。短裤和汗衫呢，装在马鞍袋里。

枣红马，这时也相中了洗菜坑里的水，它把前蹄踏在河里，就咕咕地喝起来。马一喝水，人也口干了，杨天河把盒子枪往屁股后头一掖，也趴下去一个劲儿咕咕。

“唉！小同志，别喝！别喝！这里水硬，小心喝出病来。”姑娘关心地说，“吃个萝卜吧！萝卜也解渴。”

杨天河爬起来，用衣袖擦擦嘴唇，说：“萝卜不如撅尾巴茶馆儿来得痛快。”

姑娘说：“你才说呢！我的萝卜比你的茶馆儿可强多了。白萝卜脆，红萝卜甜，蔓菁疙瘩也可口。愿意吃啥，随便。”说着从水里捧出几个萝卜、蔓菁伸向杨天河。

杨天河谢绝：“不吃，不吃。”

姑娘望着杨天河的眼睛，问：“为啥不吃？怕跟你要钱？”

杨天河摇头笑道：“不是。”

“怕犯群众纪律？”她又问。

“是。”他随声附和。

“没事儿，吃吧！”姑娘说，“天知地知你我知，你不坦白，我不告发，怕啥！”

“那也不行。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的纪律是铁的。当面背后，都要自觉遵守。”

“纪律是铁的，萝卜是甜的，就当我慰劳你。吃吧！嗯！”她又把萝卜往前伸伸。

“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。”杨天河说，“我还未打仗立功，怎敢吃你的慰劳？”

“看把你模范的，”她假装责怪地说，“就当我交军粮，还不行？”

“不行！”他说，“我不是粮秣助理，又不是供给员，怎敢乱收军粮！”

姑娘见他坚决不吃，放下萝卜、蔓菁，从水里捞出个鲜鲜亮亮的紫皮山药，藏住笑说：“要不你尝尝这紫皮萝卜吧！它呀，比白萝卜、红萝卜和蔓菁疙瘩都好吃，不信你尝尝，尝尝！”

这位腼腆的美貌姑娘，开始调皮地逗起杨天河来了。

杨天河笑了笑说：“不用尝，这种紫皮萝卜我吃过。”

我就是吃它长大的。不过，在我们家乡，它不叫紫皮萝卜，叫紫皮山药。在东北叫它土豆，在陕西叫它洋芋，大概在你们这儿叫它山药蛋吧？”

她甜甜地一笑，说：“在书本里，它还叫马铃薯呢。”

杨天河听她这么一说，不胜惊讶！他一连串的土豆、洋芋、山药蛋什么的夸夸其谈，想比喻姑娘是本地山药蛋，不料姑娘一句“马铃薯”出口，倒把他自己打成了灰溜溜的山药蛋。他甚为自愧！这姑娘，不可小觑，是个动过书本的人呢！

姑娘大概怕杨天河难为情，急忙补充一句：“小同志，我没说对吧？”

“对，很对！”杨天河说，“你念过马铃薯的书？”看，杨天河真有点窘了。

“哪呐？”姑娘说，“我没念过‘马铃薯的书’，只是上过抗战小学，小学课本上有马铃薯。说它有啥用，白就了饭吃。小同志，你在队伍里一定学了许多文化吧？”

这姑娘，不仅金玉其外，光彩照人，而且还藏着一肚子灿烂的文化哩；莫怪她如此文雅，出语不凡，是个念过抗战小学的人。“然而，她为什么老叫我小同志呢？”杨天河想，“我今年二十四周岁已满，总比她要大个六七岁吧？怎么在她眼里我竟成了‘小同志’？”于是，他正正经经地问道：

“你怎么老叫我‘小同志’？你又不是观音老母，我比你可大得多呢！”

她不相信大得多，笑道：“你还想充大男子汉？”

“干吗充呢？这个月我已满二十四了。”

她抱歉自责：“哎呀！我的眼神儿太拙，把您看成了十七八的。方才说你是侦察员、通信员的，您也别见怪。您一定是个干部哩！”

“怎么会怪你呢？一个人的准确年龄，他自己不说，连算命先生都算不出嘛！”杨天河这样向她作解释。

姑娘说：“我们山里人不会说话。”

杨天河说：“高山才出俊鸟呢！”

姑娘转了个话题：“你这马也挺好看。”

“是呐！是一匹很出奇的战马。”他这四枣红马，是今年春天打傅作义的骑五旅时缴获来的。那次战斗结束，一匹战马单独蹦出来，在怀来川的野地里狂奔，我军一个连加上一百多老百姓，把它圈进一个村里，围在一个院里，它不让任何人贴近它。当时连长下令击毙它，正巧杨天河赶到，他跃过去抓住缰绳骑上，它边尥蹶儿边奔驰，跑了半个小时，驯服了，此后便成了杨天河的专用坐骑。马的骨骼、皮毛、个头，那是一点也没说的，是匹非常出色的骏马。跑起来，又快又稳，跨沟、越壕、跃坎，风驰电掣一般。说它长得好看，可姑娘说它“也挺好看”，这“也”字从何说起呢？于是，他就挑了下这个字眼儿，反问：“怎么‘也’挺好看呢？”

姑娘瞄了杨天河一眼：“哎呀，我说大同志，老同志，老同志，人好，不是马也好吗？”

“嗨！”杨天河说，“这可好，你把我和马‘也’到一块

去了！”

姑娘说：“我已说过，我们山里人不会说话，请您包涵着点儿！”她羞涩的目光一碰到杨天河的视线，即刻低下头去。

杨天河长得一表人材。他身高1.75米，体重109市斤，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体魄结实，腰直，腿长，白脸蛋儿透着红晕，女孩家和媳妇们都喜欢多看他一两眼，这位姑娘当然也不会讨厌他。

他呢，今天在山野里遇到的这位美姑娘，也使他大开眼界，大饱眼福，真有点着了迷。他看到过的美女子当然已过千万，向来也没被谁迷住过，今天他着迷了，与人家叨咕起来没完没了，连路都忘记走了。他顺她的视线看下去，正好碰到她鞋尖上那对栩栩如生的鸳鸯，不得不疾忙把目光移开。

姑娘低了会儿头，抬脸问道：“我刚才问的话，你还没回答呀？”

“什么话？”杨天河真的没注意她问过他什么话。

“文化呀！”

她可真细致认真。杨天河早把它忽略过去。

“在军队里学了点，不算多，凑合着用，时不时还得查字典词典的。”

“你的马，是不是‘也’挺好？”

她真不是马大哈！

“这也要回答吗？”他问。

“嗯哪！”她点点头。

“也好。”他只好这样回答。

她默默地点点头，似乎满意了。

“还有问题没回答呀？”她问。

他反问：“啥问题？”

“你不是侦察员，不是通信员，到底是什么员呢？”

“我嘛，我是指战员！”他不愿说他是宣传科长或支队政委，怕姑娘笑话他炫耀自己。

“嘴！你可真能耐！解放军的职务叫你全包揽了。”姑娘说，“是對我保守军事秘密，还是哄人？”

杨天河改口说：“我是指导员，相信了吧？”

“你就说你是‘指战员’，我也不敢不相信哪！”姑娘又问，“指导员还有马？怎么一个人到这来？不会是开小差的吧？”因为她不相信他自报的职务，故意与他开玩笑。

“是开小差的，又怎么样呢？”

“捆起你来，连人带马送你部队去！”她微一偏头，天真而严肃地说。

“阿弥陀佛！我束手待擒了！”

杨天河双手背后，把背转向那姑娘。

“你等着！”

姑娘已转身，蹲下去洗她的萝卜。

“怎么还不捆？”

杨天河背着脸催促，并且偷偷发笑。

“你等着！我先洗完菜……”

杨天河转脸见她已去洗菜，便说：“你洗你的菜，我也得赶我的路了，我们两便吧！”

“上路吧！天不早了。”姑娘回头又看了杨天河一眼，便转过身去，哗啦，哗啦，洗她的萝卜和山药。

杨天河在小河边，呆的时间够长了，再也不能磨磨蹭蹭，跟人家没话找话了。他要上马时，一只脚认进镫里，一只手挠着马脖子，望着那姑娘的背影儿，等她回头再看她一眼。可她没回头。

杨天河扳鞍上马，坐在马上，不提缰绳，不催马扬蹄儿，望着那姑娘的背影儿，等她回头再看她一眼。可她没回头。

杨天河只有提缰磕马，上路了。走到拐弯的地方，把马勒住，又转身望着那姑娘的背影儿，等她回头再看他一眼。可她没回头。

杨天河没再看上那姑娘一眼，带着憾意，催马拐弯儿，向前走了。他后悔没问问她的家乡住处，姓甚名谁。今后还能在哪见到她呢？

第二章

拐过河湾，爬上陡坡，就到了龙回头。

龙回头仅一户人家，并排两栋北房。杨天河去年十至十一月，在这里养伤一个半月，对这里就象对自己的家那么熟悉。靠东边那栋北房，一铺通炕，他养伤就是与房东一家住在这屋的。靠西边那栋北屋，又隔开两间，西头那间喂着头花眉小驴，去年被傅作义的军队拉走了，东头那间空着，是留着给小五子结婚住的。

“大爷！大爷！”

听听屋里没有人声。

“大娘！大娘！大娘！”

听听还没动静。

“小五子！小五子！”

还是没人答应。

“大娘！大娘！大娘！大娘！”

“谁呀？”屋里传来微弱的问话声。

“是我！我呀！”

“进来吧！”

杨天河推门进屋，一股浓烈的热呼呼的血腥气扑进他的